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 第十九卷 赭衣人翻為座上客 藍袍人不是個中人

按官場中，諱敲竹槓的名兒，叫做伸手。這「伸手」兩字在普通社會上卻是個很不好看的名詞。比如討飯的就叫做「伸手將軍」，閉目而思其狀態，其實宛然。又有一說存做「棺材裡伸出來手」，就是死要錢的意思。但不知第一等的尊貴人，何以取這極不好看的名詞，做要錢的徽號，這個理想委實難解。大概居官要則，弄錢的政策，在利用安民的諸大端之上，決不肯自謙到如此地步。想弄幾個錢就自為討飯的死人，差不多個樣子，決無此理，這便難解了。有的人說這不是官場中人自己興出來的名目，大約是普通社會上刻毒官場中人的話頭。此說似乎相近，然而其實卻又不然，何也呢？做書的在少年時代從三吳兩越間逆流而上，直至兩川，跑了十年，無非是幫人家打算伸手的交道。當初幫人家伸手，似乎比別人的手伸的長些，所以東家的項珠不作與不變色的。紅的變不成綠的，總要變成了才肯歇手。這句話並不是做書的忽然說起笑話來，做書是第一件鄭重的事體，規矩的營生。與自己的名譽以及他人的知識俱有關係。作興游腔滑調的捉弄幾句在裡頭嗎？並且這部「官場秘密史」更其不好大意，雖是列傳的貴人名兒姓兒，大半識了白字，故意弄了些魯魚豕亥之誤。然而一經讀過，哪個不知道這是某官、某姓、某某台甫，一目了然，所以只好少說一句話，萬萬不可多添一句話。何也呢？若是多添了一句好話，自然歡喜，差不多拿這部「官場秘密史」當做此公的家譜一般留著，子子孫孫據為家法，等到三百年後直可以算得典故了。此公的子子孫孫以為榮耀，旁人也讓他一步是個名宦後裔。若是多添了一句壞話，此公豈不要馬上的跑來同做書的為難嗎？做書的自己知道做了這一部書，怨也招的不少了，經不起列傳諸公結了團體跑來。疙瘩只消有憑有據還來得及對付，一大堆的名公貴人若不罷休，那末倒霉了。然而呢，稗官野史無非是謊調謔言，那裡作得准哇。幾曾見說部上的毀譽，定個人的價值呢？閉言少去，正傳編來。卻說陳至剛聽了封蘭仲封大老爺的言語，大有伸手之意，心裡好不自然。臉上便變了顏色，正待要使個標勁兒給他瞧瞧，反覆一想，老大的使不得。究竟吊桶落在他井裡，他官位雖小，強他不過是個知縣衙門，公事辦公理該質訊，休說沙少安大不了一個舉人，就是翰林也抗他不過。若是少安同忍冰對質起來，那就糟的沒收場了。那其間少不得仍要央印伸出來的手縮回去，倒周折了，而且鬧得六缸水渾，洗刷不清，如今只好填他一填。連忙把火氣死活捺了下來，堆上一臉的笑容道：「蘭翁慮的不差，總要請蘭翁……」說到這裡。使著三個指兒說想個萬全之計，周旋兄弟。蘭仲情知上鉤了，只是三個指兒太遠許了，索性讓我給他個數目罷。想罷，便道：「這個自然，這個自然。女公子是萬金之軀，那裡是千金體呀，斷斷使不得讓一些兒錯點落在外邊……」說著伸個大拇指說：「老先生是也不是？」至剛瞧他手口相連，直是獅子大開口，要一萬。心上「砰」的一跳，想他的心狠也不狠，這記竹槓的好不利害。眉頭一皺計上心來，你狠我這裡比你還狠些。便聲色依然恭恭敬敬站起來，朝著蘭仲深深一揖道：「蘭翁這樣周旋，兄弟感激不盡，不過兄弟還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要同蘭翁商量。」

蘭仲忙還了揖道：「老先生吩咐晚生敢不從命。」至剛囁嚅道：「我們明人不必細說，官場中卻沒有賒賬的，終須現交，然而瞞不過蘭翁，這裡是個苦地方，錢鋪子是沒有的，須要到同德縣才有錢鋪。然而也沒有殷實的鋪戶。兄弟這邊雖有些往來，這樣的巨款，他那裡吃不住，所以兄弟只好出一張十天的支票，須等京裡匯過來，才好現收。不過忍冰這混帳東西，可惡的很。若要早點結案，三天可來得及嗎？支票一張，蘭翁可信得過兄弟嗎？」

蘭仲聽了，這是明明搪塞的話，一言蔽之，要見了顏色才肯拿錢。若說同德沒有大錢鋪，忍冰的老子不是同德利記錢鋪子的即期票嗎？立刻兌出論萬銀子不成問題。只需使人坐了火車，來回不過三個鐘頭的時分，一張票子去，兩抬白花花凸肚翹的元寶不就來了。既是他這樣，我這空頭人情落得做，怕他拔了短梯，少了一文？但是支票卻要拿了走的。想罷，便道：「老先生笑話了，那裡說到信得過、信不過的來呢。至於結案，哪裡要三天，就今兒也來得及。」

至剛恭維道：「蘭翁的才能確實不同尋常了，兄弟其實佩服，這麼著最好了。蘭翁請坐一坐，兄弟告個便。」說著裡間多了。須臾拿了一張支票出來，卻是陳至剛記，支利記錢鋪九八規元計銀一萬兩。雙手呈上，連連說著「費神」、「費神」。蘭仲便不客氣接了，興沖沖的回到衙裡。也不落簽押房，三腳兩步的直跑上房來。可然作怪，房門緊緊的，那如意兒聽到腳步響，忙著迎過來，一把拖住道：「那邊去，那邊去。」

鳳娘也迎出來，對著蘭仲招手兒，蘭仲便順步走至鳳娘房裡道：「那邊誰在裡頭？」鳳娘抿著嘴兒笑，問了三遍，只是不說。蘭仲又問歡喜兒那兒去呢？鳳娘只是抿嘴兒笑，一手向六相娘子的那邊指著。蘭仲情知是了，「噯」的一聲，歎了口氣。鳳娘忽然把眼一瞪道：「咦，奇了，歎什麼窮氣，難道你便忘了前兒的話嗎？倒累得你歎氣是是的。」

蘭仲道：「不是這個道兒，我也沒有歎氣呀。」說罷，拿腳往下就走。到了簽押房坐著，想道：這案子那麼著，便可糊塗了結。想了一番，也不說要坐堂了。仍舊把石忍冰私下提到簽押房來，非常謙虛的叫忍冰坐了，忍冰倒著實的不好意思，只是說：「小人不。」蘭仲道：「你不要這樣，我公事公辦，這兒是私見，原可以隨隨便便的。」忍冰道：「大老爺公事公辦便是小人的造化了。」這一句卻鈍得蘭仲日月無光，少不得臉上發起紅光來。這兒倒要哄小孩子似的，哄印遠走高飛，一輩子不敢再到真義縣地界來。便不敢發威，只得受他的奚落的話。因此堆下笑臉來道：「老兄果然好舌辯。佩服！佩服！但是你我都是秀才底子捐的知縣，不過老兄沒有到省，兄弟就多花了幾個，拿了印把子了。你我總算沒有見過面的好朋友，那一處不該照顧些兒，但是在這兒想，老哥同至剛兩個，何苦把雞子往石頭上去撞呢？兄弟替你老哥籌出條極好的機會來，老哥肯聽兄弟一句話嗎？」

忍冰忙道：「小人……」蘭仲便搶住道：「老哥這就不成話了，小人、大老爺的稱呼，從此以後，不作與再提了，我們是同班呀！」忍冰只得自居是個秀才，便道：「生員是個窮而無歸的人了，老父台諭下生員，生員敢不從命。」蘭仲歡喜道：「老哥的氣運否極泰來了。兄弟的伯父現署著關外的彰陽道，那裡雖是個苦地方，其實做官是很有味的，就是同前幾年的東三省一個樣兒，無分上下的，就是沒有功名的人也可以投效到那裡去當差，何況你老哥是有功名的呀。兄弟如今寫封信，你老哥到家伯那邊去謀點事情，豈不勝在這兒嗎？而且從此風雲際會，萬里前程也是意中的事。孟夫子說：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。你老哥在這當兒，也著實受點艱苦哩，怕不是老哥將受大任了，所以老天故意的使老哥受點委屈呢。」

這一套話直說得這個石忍冰心花開放，收都收不攏來，妄想的念頭又「別別」的亂動，把怨恨蘭仲的心想一齊消滅絕淨。而且只有感激封蘭仲的心想，竟不知要什麼樣才好。但是列位須把石忍冰這個人記清了，只要得了一點別的好處，就把這個好處又一筆勾銷了。至於以怨報德，是唯一的名利好手。只消看這一下子的行為，就知道了。那個飛毛腿劉方，石忍冰卻是心底裡發出來的感激，這會子對蘭仲的好處更勝於劉方了。於是沒處可他的好，便道：「老父台，劉方的一案敢是將就了嗎？聽說差不多要釋放他嗎？」

蘭仲呆了一會道：「劉方本來也沒有什麼樣的罪案，不過他終非善類，歷任官員初到任視為老規矩，要同他糾纏一下子才算合適。」忍冰道：「生員蒙恩深重，既有所聞，不敢不說。」蘭仲道：「他在那裡說些什麼來呀？」忍冰道：「這個劉方委實不知好歹的壞東西，老父台卻是開了天高地厚的恩典，正待釋放他，他倒是成日裡的那兒擱起了大腳，無帝無天，目無法紀的叫喊著：『這麼糟的瘟官、狗官，咱老子的眼珠裡其實瞧不上，放不下。咱老子有的是錢，不怕這狗官不送咱老子回府去。咱老子回府了好叫這混帳的小崽子小心一點兒！』」蘭仲聽了，微微一笑道：「由他罷了。」忍冰一團高興倒收了這個沒意思，連忙轉過口來恭維蘭仲道：「老父台這等寬宏大量，真所謂大人不計小人之過了。」

蘭仲心裡卻把忍冰鄙薄萬分了。但是瞧這局面，不得不把忍冰遠遠的弄他離開了這裡，以杜後患。於是寫了一封信，提了三百塊龍洋給忍冰做盤纏，當日就打發他起程去了。次日，便去回復了至剛。光陰易過，不覺已是十天，那張支票已到期了，使人去收

時，回說銀根沒到，例不照付。一連三日，終是這個樣子。蘭仲心上慌了，只得去拜會至剛，又不見客。又是三天，終沒有見過一趟，情知上了至剛的當。這一氣，氣得發昏。六相娘子道：「我原說落得做個人情，如今倒弄得情又不曾做得，銀子卻落了個空，很不上算哩。」蘭仲道：「我拿住他的支票，不怕他賴去。既然不做情，定規不准他漂了賬去。」六相娘子道：「錢在他手裡，他不拿出來，你也無可奈何呀！」蘭仲道：「有了，有了。我同錢鋪理論，不付銀兩，封掉他的舖子，等舖子裡找至剛去。」六相娘子道：「真義具的封條封不了同德縣的商家。」蘭仲道：「行文該縣。」六相娘子搖著雙手道：「不興不興，同德縣怕不幫至剛的忙嗎？」蘭仲道：「依你說這一萬銀子丟了嗎？你倒好的不同我找個主意，倒同我說這風涼話，其實不作興呢。」

六相娘子道：「你倒說起這樣的話來了。你自己想去那一天，你從至剛那裡拿了這張支票回來，我剛同歡喜兒兩個在房裡頭，不好放你進房來，所以如意兒撮弄你到鳳妹那邊去，你就不以為然，居然歎氣。你原知道我，歎氣是平生第一忌諱的事。明明倒我的蛋。於是，偏偏犯我的諱。你想鳳妹那邊離我這邊隔著三間屋子，你竟歎的好不煞野。我在恰好的當兒，這不祥的聲浪直鑽進我的耳根裡去，我聽的發抖，身子都癱了。到後來，我終念到夫婦之情，依然同你高興，你倒成日家裝了一臉的不高興。同我不高興倒也罷了，你什麼緣故同車頭兒也不高興了，就是車頭兒的妹妹小美子……」

蘭仲聽到提起了「小美子」三個字，恨恨的一跺腳道：「太太將就些兒罷。千不是萬不是終是下官不是。我以後不敢了，求太太不要往底下說多哩。」六相娘子瞧這情形不禁又氣又笑道：「這麼不吃唬的人，也算忝居民上，這麼沒見識的人也要弄錢，豈不可笑。」蘭仲笑道：「你主意卻不曾使出來，倒又奚落人這麼的一泡。咳，如今我明白了，下一世去，我寧可做個女子，不情願做男子哩，做男子怎地可憐。」

做書的寫到這裡，忽然大有所悟。封蘭仲這兩句話是極有至理之言，非是封口兒的空泛言語，不過這兩句話卻不配封蘭仲的心坎上想來，嘴巴裡說合。何也呢？這種理想，凡是瑰奇特達之士，縛束於女子小人之手，言語行動不得自由，老死戶下，與草木同朽。每每有此設想。至於封蘭仲這個人，正是紀文達所謂至短於才者也，不當存此想，發此言。諸公以為然否？吾且把封蘭仲為了收不到陳至剛的一萬銀子多方設計，定要收來，到底弄出大事來了，收場不得，只得央求伯父封梅伯封觀察。同他打幹要到這個時際，算起來還有好些時呢。

如今且說自忍冰取了盤纏信札，又置了些些行裝，連夜趕赴彰陽。非止一日，已到彰陽，卻是個極繁盛的區處。華洋雜處中外一家的是中國版圖上的頭等商之戰場，較這我們上海過之無不及。忍冰便下了旅館，身上的盤纏倒還有餘百十來塊洋錢。於是臉子上很有光彩。老實說，石忍冰身上拿得出一塊洋錢的日子已兩年餘沒有了。這會子有一大卷的洋元，腰背子又挺的什麼似的。便一迭連聲的喚叫掌櫃的來問話。掌櫃的連忙過來陪著笑臉答應。忍冰道：「這裡道台衙門在哪兒呢？」掌櫃的道：「道台衙門在南門裡面的，馬車、東洋車都可以去得。」

忍冰道：「我同封大人是親戚，今兒已來不及了，明兒一早替我預備一乘馬車，派個在行些的茶房跟我拿貼子拜客去。」掌櫃的連忙答應下來，知是本道的官親，便應酬的周到些兒。忍冰也做了好些的喬張致，開口封大人閉口也是封大人，在大廳上高談闊論胡言亂語。一眾客家，暗笑他的也有，羨慕他的也有，還有一種老世事的，明知他是吹牛皮的，一路人跑來撞木鍾的。內中有一個穿藍緞袍的道：「石忍翁既然是同觀察是親戚，回來說話的當兒，忍翁可以上一個條陳。」忍冰道：「說什麼上條陳哇，只消地方上有益的事，竟然叫敝親怎樣辦就是了。不是兄弟誇口，兄弟一路上來，進了彰陽地界，便留心留心官員的名聲如何，地方上的利弊如何，等兄弟封敝親說了，整頓整頓改革改革，那便不負這一趟探親的宗旨了。」

那穿藍緞袍的道：「忍翁真有心人也。至於晚生的意思就是，我們中國各有所造的銀元，譬如：甲省造的銀元拿到乙省來用，便不能通用了，叫什麼要貼水的。一個銀元，省分隔的遠些竟然打八折、五折的都有，倒是墨西哥的洋元各處通行，反而比中國銀元價錢來得高貴。即如這裡彰陽，日今的市價，墨西哥的洋元，每元換銅子一百三十四個，合錢一串三百四十文。本省的銀元，須短二個子兒，只換得銅子一百三十二個，可是理上說不去嗎？至於別省的銀元，就參差不一。譬如：僻省所造的銀元，換不了一百個子兒的地是有的。」

忍冰道：「可是真的這樣嗎？兄弟如今身上有的是山西省造的銀元，不知要吃虧多少呢？」那穿藍緞袍的道：「山西省的銀元還不算吃虧，大約九折還可以多些，一吊二百五十文光景，換得來的。」忍冰道：「哎呀那就吃虧了，這是那些錢舖子的荒謬，故意弄出這些參差不一的市價，以濟其奸。明兒等兄弟同敝親說了，出示嚴禁以規劃一就是了。容易、容易，這些事情算得什麼？」那穿藍緞袍的道：「不興不興，忍翁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剛才說的還沒曾說到官場上去呢。就是如今收漕的時節，這時的上下兩忙，都是錢碼的，假如一畝田完若干錢，然而拿錢去上兌，櫃上卻不要的。」忍冰道：「那麼他們要什麼呢？」

那穿藍緞袍的道：「忍翁，是這個樣的。由知縣衙門定出一個特別章程來，單是完糧所用，名兒就叫漕價。卻是開徵的那一天，發出來的，這會子的漕價定的凶哩，百姓們不知要吃多少虧呢。喏，墨西哥的洋元又叫英洋，英洋一元作銅子一百八個，合錢一串零八十文。本省銀元作銅子一百三個，合錢一串零三十文，不是已短了五十文嗎？以英洋為本位，姑准搭本省銀元二成或銅子二成。譬如說：上兌十吊錢，就拿十封銅子去，豈不彼此不吃虧？何奈法令森嚴，總算已邀了兩成的恩典了，搭了銀元就不准搭銅子了。然而要搭兌這兩成，那就該死了。譬如：銀元就有許多為難，疙瘩聲音總是不會好的，不是太呼了便算是銅的了，蓋上老大的一個印花，把銀元都打的翹了，擲還來換一個上去，或是聲音低了便算啞板了，也要蓋印換來，不怕你不拿出英洋來。吃他蓋了這麼的一個硬印，打的翹了還好使嗎？至於搭銅子上兌的情形也不用說了，即使搭上了，其實吃虧不到十倍決不要想搭得上去。所以漕價上銀元、銅子這兩項只有找出、沒有收進，這是不能說商人的弊端，實是官場中自己弄出來的壞處。以中國的幣權操於外人之手。忍翁是高明不過的，我們二十二行省都是中國的版圖，銀錢原是流通之物，銅元銀元上都鑄著中國的國號，倒彼此不承認了，英洋上鑄著幾個外國字，倒著實信奉它，不知道我們中國人的心上存著那麼的意思呀。無知的百姓倒也罷了，何足深責。可怪那一般做官的，受朝廷的恩典；領地方的責任；做百姓的表率，也是這麼的胡鬧，使得自己所造的銅元銀元，猜其意思，直要抑勒得市面上不興才高興呢。到底想不出他們是何居心哇。」

忍冰道：「這是我們家鄉也要是這個樣子的，不單是這兒呀。只怕二十二行省，沒一處不是這個樣兒的呢。然而其中有個道理，老哥沒有身歷其境，卻不知細。須知州縣官連忙這樣的苛刻百姓，還且賠貼的不少呢。」那穿藍緞袍的又道：「忍翁是官場中人，自然說官場中的話了。可知二串四百文合銀一兩，匪唯沒有耗費很有限哩，綜而言之，做地方官也不過靠著這一筆是正項的進款罷了。要是我們中國的百姓好說話，肯吃虧，見了官長就彷彿見了蛇兒、虎兒、蜂兒、螫兒。這麼的心膽也驚的破碎了，還敢多一個不字嗎？要曉得銅元、銀元明明是准其完糧納稅，有案可稽，有示諭可憑，叫沒有高興多說話罷了，所吃虧者不過那些小民，至於鄉紳大戶，包攬錢糧，個裡也有好處的，肯多說一句話嗎？鄉紳不肯說了，小民敢說嗎？我們這裡有個頂壞的東西，卻是個舉人，就算紳士裡頭很漂亮的。曾經有個裡正同他說過這個漕價，定的不通。何以外國洋錢倒值錢，本省銀元貼了水還不肯收，這是什麼道理呀。那個壞東西說這是時運在那裡轉呢，橫豎吃虧也有限的。不是可笑嗎？獨不想到國體上的關係也是有限的嗎？兄弟還有一件很不謂然的事體要同忍翁說，忍翁在觀察跟前也該提起一句的。」忍冰道：「請教、請教。」

那穿藍緞袍的又道：「自治公所原是立憲的基礎，地方裁判的起點，我們這裡開通的最早，得風氣之先，所以這個公所成立了多年了。至於表面上看來呢，神氣十足、氣象萬千，不知裡面的腐敗，委實的難以言語形容，如今別的不用去論他，單說這個裁判的一門，按理是沒有刑責了，所以謂之地方自治公所，不叫做衙門；所以謂之裁判處，不叫做皇上的。法堂名目已截然不同，明明兩樣然而何嘗其一，些兒憲法的規模竟然比著法堂之上，嚴厲之多。就在這兩天裡面的裁判現象說兩件來議論議論。」忍冰又道：「請教、請教。」

那穿藍緞袍的道：「我們這裡有個豆腐舖子，這豆腐舖子的老闆叫做隨意。這個隨意頭裡的老婆死了，只留著一個女孩子，叫

做什麼昭弟，今年也十六歲了，那隨意去年又繼娶了一個老婆，似乎姓王，不知三畫王呢，草頭黃，也模糊了，不必去深究她，就算她草頭黃罷。這黃氏大約二十五六歲，本來倒是規規矩矩的，臉蛋也還齊整，性格倒還馴良，所以夫婦之間十分和氣，就是那個昭弟同這個晚娘也很說得來。一家三口和氣過日子。不料有個叫什麼小錢、小錢的，也不知道是個哪麼樣的一等人，大約是個不上台盤的一流人物。吃飽了飯沒什麼事幹，專一的兜圈子，瞧女人過日子，豈知一瞧竟瞧上了這個黃氏同昭弟母女兩個。這小錢只道是姑嫂兩個，沒想到是母女，至於姿色，委實昭弟在黃氏之上，並且年事又極恰好，然而那個小錢卻別有一個設想，女孩子身上摸不出錢來，這錢權自然在這個婦人手裡拿著，只看他雖是一個豆腐舖子，瞧那婦人身上卻有幾件綢衣的穿著，還有些兒金飾，指兒上還帶著一隻天藍寶石金鑲戒指兒，一隻赤金的戒指兒。小錢瞧了有點委決不來，豆腐店老班娘娘只怕太開闊了些。於是仔仔細細的一打聽，吃他打聽出一個實在來了。」忍冰道：「內中還有別的緣故嗎？」那穿藍緞袍的道：「緣故是有的……」要知怎樣的緣故？那穿藍緞袍朋友說話也說的不少了，口也渴了，力也乏了，且讓他息一息力，喝杯兒茶慢慢的說罷。